

經義考 卷一百九十二

宋佚一卷

趙氏 震 春秋類論

宋志四十卷

宋佚一卷

按王氏困學記聞載趙氏類論一條曰左氏之書

義未有甚於記女寬之論甚弘也自昔聖賢未有

宋志以天廢人殷既錯天命王子則曰自靖自獻周天

命不义大夫則曰黽勉從事治亂安危天之天也

春危持顛扶人之天也以忠臣孝子為違天則亂臣

賊子為順天矣而可哉

鄧氏 春秋類對

宋志十卷

佚

韓氏 台 春秋左氏傳口音

宋志三卷

佚

陳氏 德寧 公羊新例

宋志十四卷

佚

穀梁新例

宋志六卷

佚

經義考 卷一百九十二



張氏幹 春秋排門顯義

宋志十卷

佚

袁氏希政 春秋要類

宋志五卷

佚

張氏德昌 春秋傳類

宋志十卷

佚

沈氏緯 春秋諫類

宋志二卷

宋志五卷

佚

黃氏彬 春秋叙鑑

宋志三卷

佚

洪氏勳 春秋圖鑑

宋志五卷

佚

王氏獻 春秋守鑑

宋志一卷

佚



陸氏 昭良 春秋科義雄覽

宋志十卷

佚

春秋應判

宋志二十卷

佚

丁氏 喬昌 春秋解問

宋志一卷

佚

鄒氏 川 春秋括義

宋志三卷

佚

劉氏 英 春秋列國圖

宋志一卷

佚

春秋十二國年歷

宋志一卷

佚

謝氏 璧 春秋綴英

宋志二卷

佚

周氏 彥 燭 春秋名義 程氏本義作明義

宋志二卷

佚

經義考

卷一百九十三

四



程端學曰廣信人

毛氏邦彥春秋正義

宋志十二卷

佚

程端學曰三衢人

胡氏定春秋解

宋志十二卷

佚

董氏汝猷春秋外傳

宋志十五卷

佚

佚

毛氏友左傳類對賦

宋志六卷

佚

蕭氏之美春秋三傳合璧要覽

宋志二卷

佚

宋氏宣春春秋新義

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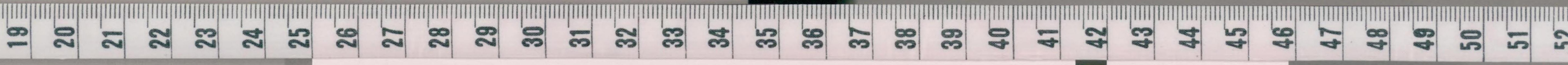
張氏應霖春秋纂說

佚

經義考

卷一百九十二

五



經義考 卷一百九十二
朱氏由義春秋解

佚
趙氏與權春秋奏議

程端學曰字說道號存畊四明人

方氏九思春秋或問

田氏君右春秋管見

戴氏銓春秋微

佚

佚
程端學曰四明人

延陵先生春秋講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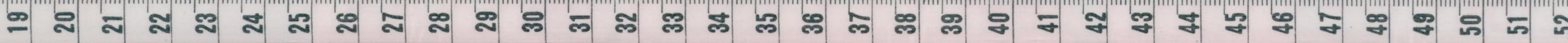
宋志二卷

佚

房氏春秋說

佚

范仲淹序曰聖人之為春秋也因東魯之文追西周之制
褒貶大舉賞罰盡在謹聖帝明王之法峻亂臣賊子之防
其閒華衮遺榮蕭斧示辱一字之下百王不刊游夏既無
補於前公穀蓋有失於後雖邱明之傳頗多冰釋而素王



之言尚或天遠不講不議其無津涯今襄博者流成志於
道以天命之正性修王佐之異材不深春秋吾未信也三
傳房君有元凱之癖兼仲舒之學丈席之際精義入神吾
輩方扣聖門宜循師道率屬辭比事之教洞尊王黜霸之
經由此登泰山而知高入宗廟而見美升堂觀奧必有人
焉君子哉無廢

莆田陳氏春秋說

佚

東海徐氏春秋經旨

佚

莆田方氏春秋集解

佚

神童江氏春秋說

佚

楊氏春秋辨要

佚

孔氏春秋書法

佚

范氏春秋斷例

佚

王氏春秋直解

佚

陳氏春秋解義

佚

鄒氏春秋筆記

宋志作總例

宋志一卷

佚

陳氏春秋世家

佚

張氏春秋列傳

佚

亡名氏春秋扶懸

宋志三卷

宋志三十卷

佚

春秋夾氏

宋志三十卷

佚

春秋釋疑

宋志二十卷

佚

春秋考異

宋志四卷

佚

經義考

卷一百九十二



經義考

卷一百九十二

春秋直指

宋志三卷

春秋類

春秋表記

宋志六卷

春秋例

春秋表記

宋志六卷

春秋表記

春秋表記

宋志三卷

宋志一卷

宋志一卷

春秋左氏傳鑑

通志三卷

春秋機要

進心一卷

春秋國君名例

通志一卷

春秋國君名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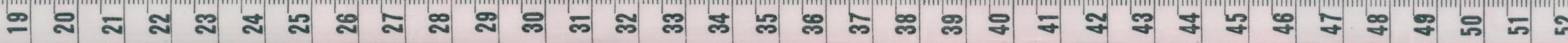
通志一卷

春秋國君名例

經義考

卷一百九十二

九



經義考

卷一百九十二

九

魯史春秋卦名

通志一卷

春秋蒙求

三卷

晁公武曰皇朝王舜俞序不知何人所作

王應麟曰蒙求王舜俞序之

左傳類要

宋志五卷

佚

佚

春秋氏族名諡譜

通志五卷

佚

春秋括甲子

佚

春秋地名譜

佚

春秋災異應錄

佚

春秋三傳分門事類

經義考

卷一百九十二

九



宋志十二卷

佚

趙希弁曰莫詳誰氏所編以類相從而分其門也

釋贊寧 駁春秋繁露

二篇

佚

吳處厚曰近世釋子多務吟詠惟國初贊寧獨以著書立言尊崇儒術為事極為王禹偁所激賞與之書曰使聖人之道無傷於明夷儒家者流不至於迷復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春秋二十六

馬氏定國 春秋傳

佚

杜氏瑛 春秋地里原委

十卷

佚

馬祖常作碑曰公諱瑛字文玉其先霸州人金將亡避地河南緱氏山中世祖徵為大名彰德懷孟等路提舉學校官不就杜門謝客著書窮學於世之貴富賤貧一無所動

其心以優游厭飫於道藝以終其身所著有春秋地里原委十卷語孟旁通八卷皇極引用八卷皇極疑事四卷極一學十卷律呂禮樂雜說三十卷天歷己巳以孫秉彝貴贈官翰林學士階資德大夫勛上護軍爵魏國公謚文獻敬氏鉉春秋備忘

九三十卷

佚

明三傳例

八卷

佚

吳澂序曰春秋魯史記也聖人從而修之筆則筆削則削

辭謂雖游夏之文學亦莫能知聖人修經之意為何如也蓋自周轍東王迹息禮樂征伐之柄下移諸侯國自為政以霸而間王以夷狄而猾夏天經紊人理乖災見於上禍作於下耳聞目見一一皆亂世之事王法之所不容聖人傷之有德無位欲正之而不能於是筆之於經以俟後聖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又曰春秋孔子之刑書也又曰春秋正王道明大法孔子為後世王者而修也然此意也當時及門之高第弟子有不能知而況於遠者乎然則三傳釋經詎能悉合聖人之意哉澂嘗學是經初讀左氏見其與經異者惑焉繼讀公穀見其與左氏異者惑滋甚及觀范氏傳序喜其是非之公觀朱子語錄識其優劣之平觀



啖趙纂例辨疑服其取舍之當然亦有未盡也徧觀宋代諸儒之書始於孫劉終於趙呂其間各有所長然而不能一也比客京華北方學者言春秋專門亟稱敬先生鼎臣澂惜其人之亡而不知其書之存也先生之從孫儼參知江西行省政事因是獲覩先生所著春秋備忘三十卷明三傳例八卷稽其用功次第見於自序弱冠受讀學之三十年而始著書年幾七十而修改猶未已前後凡五易藁總數十家之說而去取之其援據之博采覽之詳編纂之勤決擇之審至謹至重惴惴然不偶易可謂篤志窮經者矣非淺見謏聞所能窺測也參政屬予序其端竊惟春秋一經自三傳以來諸家異同殆如聚訟今於衆言淆亂之

考遂不讓而爲之序先生諱鉉易水人金朝參知政事之孫興定四年登進士第主郟城簿改白水令值中州多虞北渡隱處國朝訪求前代遺逸宣授中都提舉學校官舊讀書大寧山下人號爲大寧先生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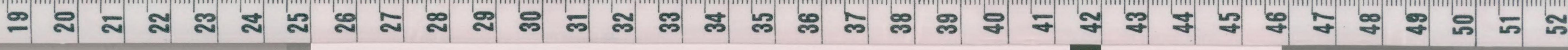
黃潛曰金之鉅儒大寧敬先生有春秋備忘久未及行於世暨入國朝先生之諸孫公儼以憲節來蒞於婺彙其藁請張樞子長爲校讐乃因近臣以聞而刻焉

續屏山杜氏春秋遺說

八卷

佚

張萱曰敬氏續杜屏山遺說從孫儼編內曲折辨論扶持



左氏罔敢訂砭爲左設也

郝氏經春秋外傳

八十一卷

經自序曰天之於人有所窮而後有所不窮窮者其時也
不窮者其道也是以聖人於易每申明窮之理而輒繫之
不窮於乾則繫之以坤於泰則繫之以否於剝則繫之以
復於既濟則繫之以未濟復爲之言曰易窮則變變則通
通則久則道之所以不窮者皆自夫窮而得之也昔者文
王周公孔子孟軻嘗窮矣拘而演易變而制禮老不用而
修六經尼不行而著七篇一時之窮萬世之不窮也故張

而行乎後世者也及貶斥去位始爲原道等以左右六經
則古之聖賢之爲書皆自夫憂患困阨窮而無所爲而後
爲不窮之事業以自見於後也金源氏之亡朔南構兵幾
三十年上即位之元年始下武昌之詔詔經持節使宋諭
以弭兵息民意而姦宄樂禍誣爲欵兵拘於儀真之揚子
院經之始入三十有八年矣歲在庚申至於甲子猶不見
釋經之窮則固同夫古之聖賢矣而不德菴昧以自速戾
其敢望於古之聖賢乎然而宋人以一國窮於天不以道
窮於予也豈可以人窮之而并天之不窮者而棄之以自
絕哉河陽苟宗道嘗受業於予時以書狀官從行於是五
年之間講肄不輟甲子春宗道請傳春秋之學且志其說

而無書以爲據乃以故所記憶者爲春秋外傳蓋自三傳之外而爲是不敢自同於三傳也以春秋正經多不同乃爲論次作章句音義八卷求聖人之意者必探其本以爲綱乃作制作本原三十一篇十卷春秋一書義在於事必比事而觀其義可見力爲比類條目一百三十篇十二卷三傳之說不同故聖經之旨不一乃爲三傳折衷俾經之大義定於一凡五十卷卷首又著三傳序論列國序論一卷嗚呼窮於人而不敢自窮於天是以爲是非敢妄意於古之聖賢之窮而亦爲之書也其閒訛缺謬戾者甚衆俟變通之日取諸書以考實之度幾有成而見素患難之意云既具草以授宗道復爲書此以冠篇首

離乎史氏紀事之策而無他辭說是以聖人制作之意難爲究竟學者往往以私意觀聖人因其所書而爲之說其說愈肆其意愈遠其例愈繁其法愈亂卒使大經大典昧沒而不明蓋不求其本原而徒用力於支流也夫大匠之作室必先定規模量其高卑廣厚閒架棟宇有成室於胸中而後基構則不愆於素聖人制作一經垂訓萬世又非一室之比豈無素定之規模乎夫其經天緯地彰往察來始終先後本末原委有一定不易之經然後有一定不易之法自隱公至獲麟年雖遠國雖衆事雖多則若網在綱有條不紊所謂吾道一以貫之者在夫是也學者乃於條目之外事迹之下求聖人之旨難矣哉故必挈其綱持其

要探其本原觀其規模遡洄從之然後順流而下則浩乎其沛然矣今自聖經之外求聖人所以制作之本原各從其類而爲之說始於心法制作次之言聖人制作之意不在於史氏之迹皆斷自聖心也其次言託始寓終之意其次言爲經立名之意其次言即用魯史之意春秋之義以王道行王權以王權正名分也故又次之其法則變周制上以尊王室內以正魯國外以治諸侯故又次之春秋之中其事則五霸五霸桓公爲盛故以桓公爲首晉文次之秦穆楚莊宋襄又次之晉楚更霸而陳鄭叛服爲中國之輕重故陳鄭又次之中國之衰吳越遂霸故吳越又次之中國之所以微由夷狄之橫也吳越則進於中國而夷狄

齋命辨其倫類定其次叙而謹其始聖人始以心法變文制作至是則王法成矣故終之以王法共三十一篇始爲升天之階望道之門耳或曰聖人制經無一字之辭說但一章一句纔萬餘言而已吾子之說未嘗一說聖經而直於其外爲數萬餘言不亦滋蔓乎哉曰說於聖經之外不敢與經並乃所以尊經也夫聖人不爲辭說欲後人之說之也說者不探其原是以語焉而不詳今探其原而爲之說惟恐其不足而其義不備也夫豈多乎哉八卦之後重而爲六十四而爲之辭分而爲三百八十四爻又從而爲之辭其後聖人又以爲未足又從而爲象象文言繫辭說卦等書於聖人之心猶以爲未足也以聖人之言說聖人

之經猶若是矧於千載之下求之乎末流餘裔雖欲爲之
滋蔓而不能滋蔓也故今之說每援易書詩禮以經明經
庶幾見聖人制作之意云耳亦未敢謂之詳也

又自序春秋三傳折衷曰聖人之道大春秋之旨微由一
世之事業著萬世之事業非研覆究竟精粗並舉本末具
見未易學也在厄處危以來爲春秋作外傳以聖人之微
意求聖人之道不敢躐等循序而進乃自近者始故先
定章句音義次爲制作本原比類條目等一本諸經而不
及傳尊經也然傳爲經作經以傳著雖曰尊經傳亦不可
廢也春秋以口授而寢失其傳雖大典大法公道正義具
於書法之中各有所見而不沒其實原遠末分說者不一

出於聖人而不同非總萃鉤校備爲剖決徵諸大典大法
以求夫真是之歸而定於一則聖人之經終不能明矣夫
傳之不同自夫傳平聲之不同也必推本傳之所自而後傳
可一也仲尼於魯哀公十一年冬自衛反魯刪詩定書繫
周易而十四年春西狩獲麟乃作春秋十六年夏四月卒
則其書之成歲月無幾當是之時聖門高弟從聖人在外
遷徙往來多歷年所分仕他國札瘥天昏漸以凋落蓋口
授之際在夫曾參氏而已何者曾參少孔子四十六歲於
諸弟子年最富而其賢亞於顏氏故獨得一貫之傳而子
貢冉求終不聞性與天道夢奠之年一王之義必屬之曾
子矣故曾子之學獨爲正大以致知格物誠意正心爲學

之本則春王正月之義也一貫之道大一統之旨也推而爲忠恕則子奪之法絜矩之道也以是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軻孟軻氏以其師說遂言制作之本曰春秋天子之事春秋無義戰詩亡然後春秋作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止竊取之以是數語發明春秋之大綱後之言春秋者皆莫出乎此其說有所自而然也惜孟軻氏凡而不目不著其傳而爲之傳而使後之學者紛紛也自孟軻氏發明大綱傳春秋者三家左氏公羊氏穀梁氏其書皆出於西漢而皆不著其傳爲左氏學者謂爲左邱明與聖同恥親授經於仲尼爲經作傳邱明雖見稱於仲尼而顏曾諸弟子問答之際一不孝經等皆仲尼晚年所作而經終孔丘卒傳終悼公十四年韓趙魏滅智伯事在春秋後二十有七年其作傳則又在於滅智伯後數年必不甫滅智伯而書之也如是則傳之成在仲尼沒後四五十年之間耳大率以七十年計之則邱明見稱之日年甫十六七聖人與之並稱名以爲同恥則賢於顏曾遠甚賢於顏曾而稱顏曾者屢顏曾問答之際相稱道又屢而不復一及邱明諸弟子記注之書如論語曲禮檀弓等及孟軻荀況諸子之論說亦不一及焉按太史公十二諸侯年表謂孔子之作春秋七十子之徒口授其傳指魯君子左邱明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則口授其傳指者七十子論其說而成書者邱明也則邱明論

七十子所傳之語耳非親授經於仲尼也先儒謂邱明殆先賢老彭之流故聖人尊之如此是已藝文志謂左邱明魯史也杜預序謂邱明身為國史躬覽載籍亦是已蓋左氏魯左史世掌策書故以左為氏如漢倉氏庫氏之類仲尼沒傳其經於諸弟子之間而在七十子之列以其史策為經作傳故事見始末而多得其實焉劉向別錄謂邱明授曾申申授吳起此必有所自然亦可見曾子之傳為不易也申曾子之子起曾子之門弟子也夫論語曲禮檀弓曾子問大學中庸等皆出於曾子之門人樂正子春曾元曾申之徒為之記錄而子思孟軻傳之也豈大經大法不傳之於曾子而傳之於邱明乎劉向所錄蓋邱明上有曾

邱明曾子於諸弟子年最少則邱明又少於曾子其學出於曾子無疑也嚴氏春秋又引觀周篇云孔子將修春秋與左邱明乘如周觀書於周史歸而修春秋之經邱明為之傳共為表裏此尤妄焉者也聖人修經不敢公傳道之口授弟子豈與其徒公然如京師探天子之史而觀之以譏貶當世必不然矣聖人修經高弟如曾閔文學如游夏而皆不與豈獨與邱明共之乎親授傳旨猶不敢與又況與聖人同時並修分為經傳乎故此為尤妄焉者也為公穀之學者以孝經說云春秋屬商孝經屬參閔因序云孔子受端門之命制春秋之義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遂謂公羊高穀梁淑受經於子夏彼皆

漢興以來讖緯曲說豈可以爲按夫聖人修經子夏以文學稱使之從周太史請求記錄與魯史左驗卒成其書事或有之謂春秋之義授之商而商傳之公穀二氏而爲之傳則未敢以爲然也而公羊氏於昭公二十五年稱孔子者一文公四年稱高子者一莊公三十年稱子司馬子者一閔公二年稱子女子者一隱公二年定公元年稱子沈子者二莊公三年二十四年僖公二十年二十四年二十八年稱魯子者五穀梁氏於桓公三年十四年僖公十七年成公五年昭公五年哀公十三年稱孔子者六定公元年稱沈子者一隱公五年桓公九年稱尸子者二桓公二年稱子貢者一僖公二十四年稱蘧伯玉者一公羊氏終

高弟亦皆不及焉夫加子於上者辟聖人直稱子也直稱子尊而師之也故公羊氏之稱子沈子子司馬子子女子與自稱子公羊子皆其師友也其稱高子與穀梁氏之尸子沈子等皆其師也故尊之與孔子同穀梁氏於隱公五年自稱曰穀梁子而上不加子穀梁氏之門人尊稱之也其蘧伯玉則記孔子之時賢大夫之言亦著其師之所授者也獨公羊氏稱魯子者五與孔子直稱子同則著其師之所傳故推尊之如孔子亦如孔子既沒門弟子之稱有子師事而尊稱之也既尊之又屢稱之豈非本其所自而樂道之歟孔門之高弟一不及焉語孟傳注無所謂魯子者而屢稱焉故疑魯爲曾魯之文相近傳寫之誤遂以

曾子爲魯子昔人辨古文之差以魚爲魯此豈非誤曾爲魯子且公羊氏於昭公十九年許世子止弑君之傳以樂正子春爲說樂正子春曾子之弟子則魯子爲曾子無疑也左氏則言授之曾申公羊氏則屢稱曾子穀梁氏言子貢而不及子夏蓋左氏公羊氏皆出曾子而穀梁氏受之沈子尸子之徒沈子尸子之徒則受之曾子也二氏之傳出於曾子非出於子夏明矣三傳之傳皆本之曾子故其傳正左氏之傳本自史臣是以序事精博麗縟典贍而約之以制使聖人筆削之旨有徵而可按公穀二氏口授其義而爲之傳故其文約其辭切其辨精反復詰折使聖人微婉之旨可推而見由曾子而來轉相授受其人不能皆

五西漢以來專門授受言左氏者黜公穀言公穀者黜左氏互爲短長相與訐擊至於師弟異而父子不同文辭枝葉戶牖穿鑿末流散殊涇渭淆混始則一經而三經末乃三傳而百傳左氏之學至晉杜預始爲集傳而一以左氏義例典禮爲本不雜乎他以過衆說公羊氏之學最盛於漢董仲舒發明大旨至東漢何休爲之注以明所得雖遠探力窮而推演圖讖反有累夫傳者穀梁之學亦盛於漢至宋范甯爲集解並采何杜且列諸家取其所長以釋經傳示不敢專三傳之學始定著而紛更之流少殺矣唐興孔穎達等爲六經作疏乃取三家之注以疏三傳而穎達爲左氏經傳作疏而不取公穀氏其同僚楊士勛疏之遂

行於世然其學終莫能通而聖人之意散一王之統分真是之旨終惑而莫能解雖然由三傳以學春秋如岷山導江雖別爲沱爲九爲東爲中北支流餘裔汎入洞庭彭蠡要之發源注海而朝宗者不外焉三傳之說雖不同要之出於聖人之門而學有所自終不外聖人之書法自王通爲三傳作而春秋散之言而盧仝輩遂謂三傳當束高閣而獨抱遺經陸淳啖助趙匡等因之遂創爲之傳自是春秋之學不專於三傳矣宋興以來諸儒疊出各爲作傳以明聖人之旨莫不自以爲孟軻復出而其義例殆皆不能外乎三傳而每以三傳爲非夫聖人不欺天下後世作爲六經確然如乾隕然如坤易簡示人而天下之理得故本

心本諸左氏以求其跡本諸聖人之經以求其斷則春秋不我欺也不我蔽也聖人之意可見而三傳之傳之自之本之差得矣今於聖經下各具三家之說以左氏爲按故先之且變其錯經之體各類於本經下使即經以見傳以公穀二氏爲斷故公羊氏次之而穀梁氏又次之其傳故各附經後因之而不革杜何范之注則或去或取各見於本傳下從而爲之說先辨經之不同者而次及於傳三家之說同於真是則同真是之皆失其義則皆是正之一得而二失則一得而二失之二得而一失則二得而一失之不純任傳而一以經爲據使不相矛盾而脗合於經庶幾聖人之意因三傳以傳三傳之學不爲諸儒所亂而學者

知所從不茫然感惶以自亂名曰春秋三傳折衷俾三傳
而為一傳折之以義理之至中歸之於義理之至當有
不同貫而一之俾萬世之事業不外乎萬六千言之文學
者不復竊三傳以自私名家而後厚誣之也僭妄之罪固
無所遁為道受責亦所甘心焉爾

經義考卷一百九十三終

弟子高郵陳 璣覆按



898
209

目録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 287-298目2卷』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 287-298目2卷』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